

阿堅憶日

陈坚刚 编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阿坚忆旧

陈坚刚 编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坚忆旧/陈坚刚编著.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116-0037-0

I . 阿… II . 陈… III . 陈坚刚—回忆录 IV . K82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7833号

责任编辑 鱼汲胜

责任校对 贾晓红

出版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13671154890(编辑室) (010)82109704(发行部)
(010)82109703(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82105144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者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00元

有了同一梦想，我们走
在一起，风风雨雨，日日
夜夜，去追求我们心目中
金光闪闪的美梦。

阿 坚

序

俞 明

阿坚是我的老友，也是同时期投奔革命的小兄弟。我们算不上是老革命，但如今真的都老了；我们算不上九死一生，但舍生忘死却是有的；我们老得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但我们永不会改变初衷。

年轻时我们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颗赤诚的心和一腔热血，愁着一腔热血无处可洒。

阿坚有个绰号，是战友们起的，叫做“苦行僧”。什么是“苦行僧”的定义，谁也说不上，但一经有人提出，大家都觉得很像。生活清贫，成年清汤寡水，但成

日像老牛一样不知疲倦地为革命操劳。年纪轻轻，脸上却刻下了重重的皱纹。讨论工作或讲起革命道理，双眼放光，好像僧人谈禅，是他最开心的事了。在走上革命道路一段时间后，他的眉头依然习惯性地紧锁着，他的面容依然习惯于严肃。但有时他的眉头会难得舒展开来，时不时居然还会开怀大笑。

解放初，老坚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亚洲学生疗养院的院部办公室负责人。时光迅速地进入一九五九年，我到北京学习，去拜访他。当时，他正身陷困境，被贬到一个印刷厂当纸库主任。“母亲”不断地怀疑她最孝顺最忠诚的儿子，他不再有宣传马列的幸福生活了，他只配和默默无言满炕满谷的纸张打交道。当他看到老友后，高兴极了，在一些扶梯上爬上爬下，向我介绍他管辖的各种各样的、各种成色的道林纸。我又去拜访他的家，在一个小胡同的尽头，他占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炕上堆着棉絮棉被，里面有两个革命的后代。晚间，他邀我到小胡同的小酒店

里叙旧，酒过三巡，他的眉头开始舒展，回忆往昔峥嵘岁月，那天晚上他多次开怀大笑，我的到来，一定是他多年来最兴奋的事了。我很放心，我看到了他眼神中依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彩。不论是在过去黑暗的年代抑或是被“母亲”怀疑的岁月中，只要这种光彩仍然闪烁，逆境困境是压不垮老坚的。

在这次难得的叙旧后，大家被无休无止的“革命运动”缠得连老朋友都忘了。待到再次重逢时，我们都已白发苍苍，我发现老坚发生了巨变。

一是他从一个五音不全的音盲变成了一个熟稔音律的舞蹈家。解放初期，在苏南行署所在地无锡召开了渡江干部和地下的党的会师大会，大家正值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一有空闲，便扭着秧歌，唱起“解放区的天”，但我实在受不了老坚公鸭乱叫似的音调，他根本分不清“哆、来、咪、发、索”，任我怎么教他，他也学不成腔。有时难得去参加一个“舞会”，大概不对他的胃口，屁股没有坐热，便拖着

我逃离了。

几十年后重逢时，他送我一本自己编的舞蹈教材，配以欢乐的乐曲。当他到上海人民广场时，那里聚了几百对的舞伴在跳舞，他乘兴也去参加。当人们一听是北京的阿坚来了，大家拍手欢迎，他真是颇有名气的舞蹈家了。我翻看他的书，我的感觉就是我到了另一个世界，或者我遇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阿坚。

二是他写了七八万字的《阿坚忆旧》。老坚为人古板，讲话像背社论一般，我从未见到他写过文章，这次他的七八万字一挥而就，生动地记叙着他的见闻、他在人生道路上的亲历。这也委实使我吃惊。

时下，不少老人写着自己的回忆文章，老坚的忆旧是其中出色的一册。对一位老人来说，这是他最后能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了，众多老人的记叙，应该就是这个时代最翔实、最可靠的叙事史。

前 言

二十年前，老领导王正同志看了我寄去的一篇《回忆录》，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来信中，鼓励我“要写点当时农民群众的生活，这正是党对人民群众的联系，群众疾苦是当时的时代最大特点，人民生活不下去，非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不可……”

我是一个苦孩子，受日本侵略军拷打和国民党迫害，正如王正所说：是处于“生活不下去，非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不可”的境遇。后来，我从自己写起，写我苦难的童年和学校生活，写白色恐怖下的

农村、农民，写新社会建设，写战争年代的前辈、老师、战友的英模事迹。

写作过程中，有关单位或提供资料，或提供资料线索。《阿坚忆旧》（阿坚是我的小名）初稿脱稿后，我函请青印厂沙叶老厂长审阅。信的全文是“沙叶同志：我写了几篇回忆录，最近又补充了一些，大概有五万多字，有人建议出一本小书，自知政治文化水平差，我求你为拙作把关。多谢！！！2008.12.11陈坚刚。”

沙叶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撰写出版过《厂长三十二年》等书。他对《阿坚忆旧》初稿进行逐页逐句审阅，花了很多功夫修改稿中错句、错字，提出了补充内容、调整结构等有益建议。《阿坚忆旧》能面世，离不开有关单位提供史料，离不开许多同志，特别是沙叶、纪云龙同志的热心帮助，我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目 录

序	1
前言	5
一、历史篇	
母亲	3
陆家中心小学	10
我读过三个中学	20
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中学地下党的工作片段	31
从学校到农村	44
迎解放	56
我想你·亚疗	62
青印厂	75
共产党救我见光明	90
健康报社	101
我是平四交谊舞爱好者	113
北京平四舞跳红全中国	116
翩翩起舞 乐我身心	121
北京平四舞可望同国际交谊舞接轨	124
家乡巨变	128

小村故事多	140
命运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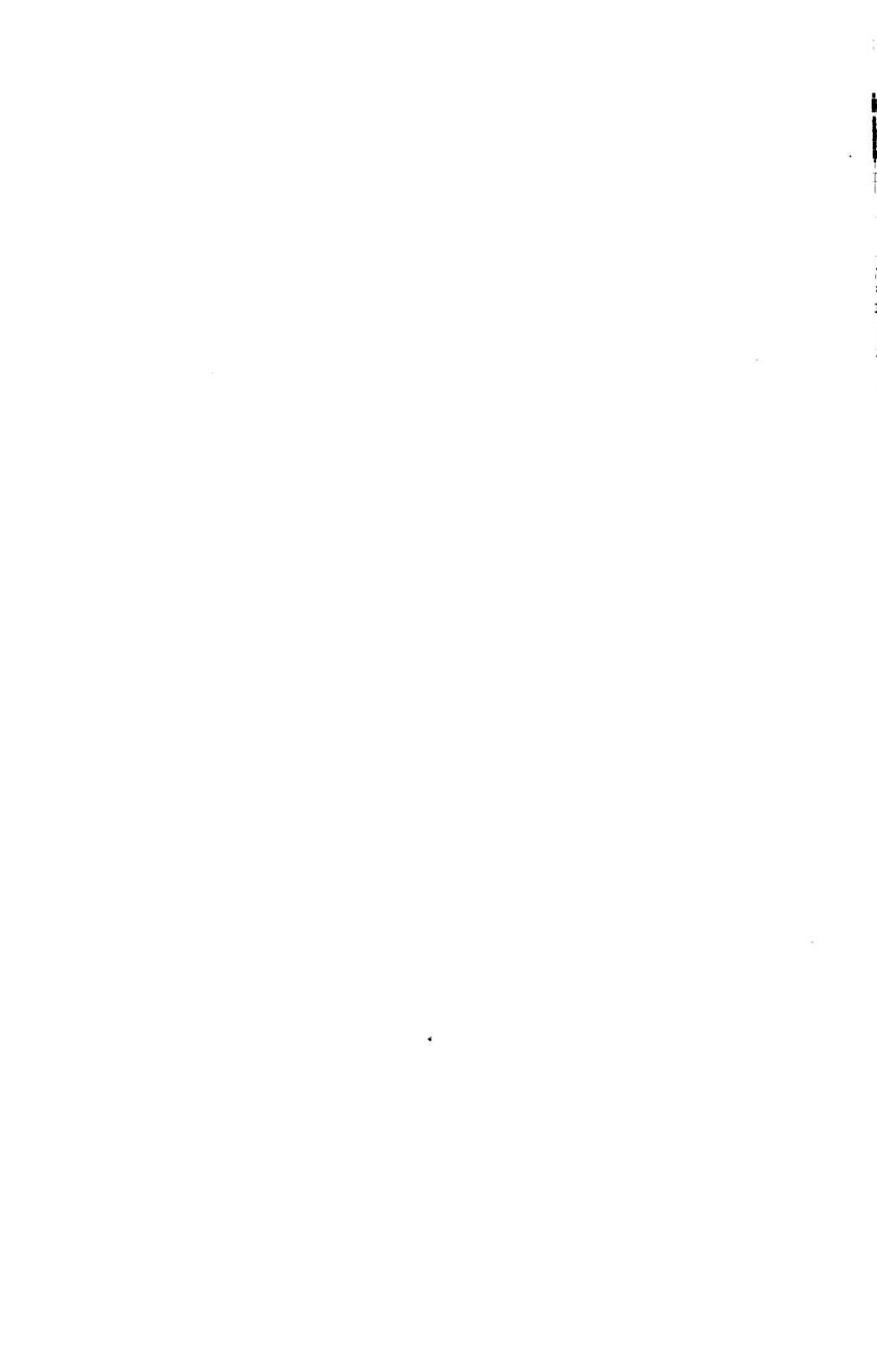
二、人物篇

抗日前辈陶一球	165
我们的级任导师	
——中共党员龚兆源	177
缅怀战友阿震	197
怀念铁民同志	211
醒目横幅：“中国中学”	
——胡铁民同志给阿坚的信	219
怀念彭彬绍、龚荣生、钱序阳烈士	221
传奇式的人士吕炳奎	234

附录 老领导与战友的文稿

解放战争后期昆山工委的活动情况	250
难以忘怀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的昆山县中	258
团结同学 传播真理	260
母校杂忆	267
《新编北京平四舞入门》（附国际	
交谊舞）序	271
王正同志的鼓励信	276
沙叶同志对《阿坚忆旧》	
初稿的修改意见	279





母 亲

中国人在旧社会，面黄肌瘦，洋人称呼“东亚病夫”。

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家家户户有一本“苦难经”。我的父母在家门前摆小摊，给附近小学生贩卖些文具、糖果、瓜子等小商品。寒暑假期间，生意淡季时母亲去舅舅、姨娘家求助，我能上学，也全靠亲戚帮助，一直到中学毕业。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家房屋被炸毁，大人们爬上

爬下，抢修住房，我年幼体弱，在一片废墟里帮着大人们搬瓦，运砖。

小学毕业前夕，日军扫荡新四军，我被抓进日军昆山军营拷打，被抓的大人很多，日军拷打时都无力抵抗。回到家，母亲见儿子身上伤痕累累，抱住我痛哭，我对母亲说：“你可记得新四军四个战士在家门口刺死、刺伤两个日军的情景”，母亲点点头表示，我们都亲眼目睹，我又说：“哭没有用，我要去找新四军打鬼子”，母亲摇摇头，同舅父商量后要我继续上学。他们说：“你还是孩子，应该上学读书，抗日打鬼子是大人的事”。

为了供我读书，父亲守摊，母亲下地劳动。有一天，母亲跑单帮从上海买的小商品被伪警没收，回到家叫苦流泪。我求母亲不去跑单帮，可母亲擦了擦眼泪说，谁叫我们穷呀。

世上只有母亲好，我离不开形影不离

的生母。童年时家庭贫苦，受到一些人的白眼、嘲笑、欺侮，只有母亲疼我、爱我、保护我，身上缺衣少穿时，母亲在舅舅、姨娘资助下给我添新衣，被日军毒打后，母亲同我心连心，嘱咐我记住国耻家仇，盼我快快长大。盼望我走向光明。母亲在穷家受苦耐劳，种地、摆摊、跑单帮，病在床上近三年，贫病交迫，四十三岁就离开人世。目睹母亲闭眼，任我怎么呼喊，不再醒来，我痛苦、悲愤，痛恨这黑暗的旧社会。

母亲姓张，名勤宝，上有两个姐，姐妹三人幼年丧母，相依为命。她们生长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没有上学堂，很少出门，却也关心外界发生的新鲜事物。大革命时期，她们的表弟刘秉彝上学闹学潮，回乡闹革命，觉得很新奇；刘秉彝结婚不愿坐轿，上轿下轿向轿夫鞠躬行礼，在家给新媳妇洗衣服，她们又好奇又同